

# 生物學與社會學間之藝術思辨

文／郭瓊瑩

## 前言

雖然任教於全國第一個創設「景觀學系」(昔時名為造園暨景觀學系)之中國文化大學，但本文將跳脫現職，以曾在美國景觀專業界工作，在台灣政府部門(內政部營建署)服務過，以及擔任過中華民國景觀學會理事長，參與IFLA及ASLA...等多重經驗與宏觀視角來為台灣景觀建築教育作一客觀之回顧與省思。

## 發展之緣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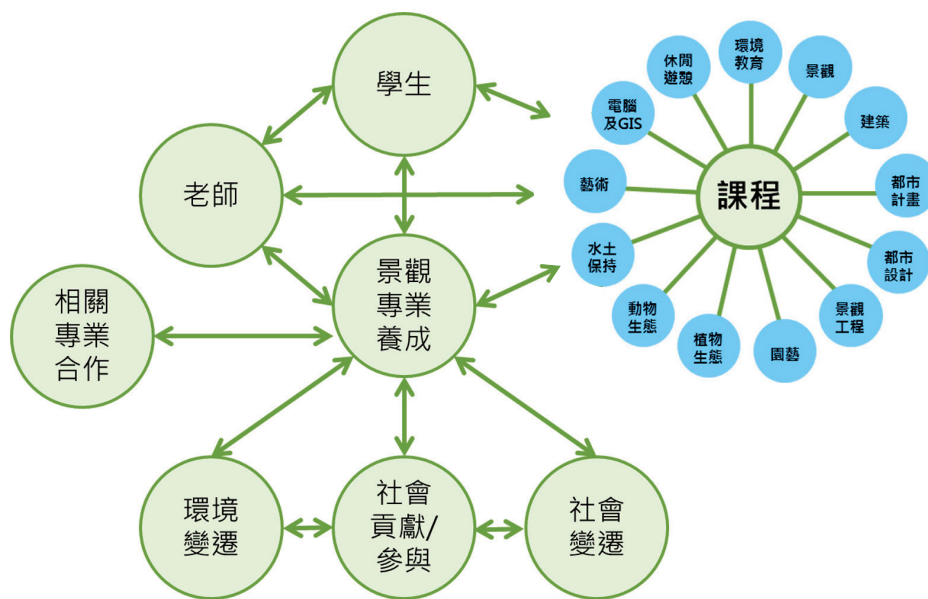
不同於具體具象的土木建築等專業，景觀專業發展宛若人與地共生之不斷演化史，即使是西方最早的Hanging Garden或中國皇室之御苑園林以及民間文人之園圃，景觀專業之起緣至少有近3000年歷史。只是它是相對內斂的、感性的、多元的且也是最貼近大自然與人的。也因此隨著社會經濟之發展，「景觀」作品之實質呈現往往交叉著「人」對「大自然」之詮釋，「人」對社會地域之依附感，以及「人」對美學、藝術與個人情感之再呈現，也因此景觀在時代之演變上由大自然到近自然、到仿自然再到再造自然，它的「Style」並未盡如「建築」明確、易於界定，主因「景觀」與時間向度、生態演替交叉影響，無論是園林、庭園、花園，除了有形之設施配置外，「有生命」的植物與生物之微生態系統，呈現出一不斷變化之動態景象，拉長時間軸，也可能成為一種近乎靜態、定格之Timeless作品。

## 定位與定向

也因「景觀」專業之特質性涉及時間與空間、生物與無生物、理性(工程)與感性(美學)等多元又複雜之向度，看似純視覺感知之景象，背後卻蘊藏了豐厚知識、技術、藝術之整合，互為作用演變



郭瓊瑩  
中國文化大學環境設計學院景觀學系主任



迄今。當「它」要成為一門專門「學科」或「學問」時，這個原本必須多向度融合、粹煉、交織且需時間之催熟與後熟、蘊育之專業被迫要拆解成個別「課程」或「專業技術」時，正如同中國最早之園林規劃準則明代計成之「園冶」所呈現的是「心法」而非「工法」。這其實說明了景觀專業知識和技術不若「營造法則」，它是經驗、體驗、領悟、意喻、轉化勝於規範的研訂或技術的純熟。也因此早期園林教育知識之傳授是一種文人對環境情境之領略體悟與粹煉再現的成果。而今日所謂規劃原則或準則，則融合了中國人之自然觀與山水觀。水、石、木等之佈局是一種詩意之呈現，而非精準計算出來的配置。也因此「景觀教育」之所以有別於「土木」、「建築」等空間專業，就在於對無形空間組成與對生態生命系統演替的一種認知與領悟，而此特殊性也是今日「景觀學」較難為社會大眾立即辨識區隔的原因之所在。

換言之，做為一個傑出的「景觀專業者」並非每一科均拿了A就是證明其得以成為「景觀大師」，也非每一門專業知識均精通之教授就能成為「景觀學專業」之最優或傑出教育者。

在國外，景觀系的學生，尤其是研究所，來

自四面八方涵蓋極廣包括神學、文學、工學、農學、美學、哲學…等背景。在台灣這些年來之發展也發現無論是第一、二類組考進來或透過甄試進來，最後產出之菁英仍必須兼具自然科學知識的底蘊、人文社會科學之體驗厚度、以及不能欠缺的藝術美學之整合再現的天賦。而這些定性之基本潛勢需求則反映了基本課程應有的廣度，以及爾後個人自我學習交互增益之深度的需求。

### 定性與定量

簡言之，「生態學」或是「景觀生態學」之



台北市生態都市願景





基本知識不僅是學生最基本且必修的課，也應是所有教師都應具備之基本知識。因為，如果教育者無法了解動態生態系統中個別因子之複雜交互的關係，則其在「教學」之價值框架中，必定少了互動、整合之關鍵知識。則很可能只教會了單項選手，卻難以調教出全方位之高手，此亦間接影響了學生後續發展與專業成長。

就定量面，景觀專業中的一些基本功夫是不能打折扣的，如景觀設計、景觀工程、景觀植物與設計、生態與生態規劃…等，惟在今日台灣之教育體系下限制必修學分，鼓勵更多元選修，卻

忽略了作為應拿到 Professional Design (專業學位)者必要打底的功夫，其實是很難打折扣的。因此，許多本應全方位訓練的課程卻因受限於「必修學分」的上限，間接鼓勵學生被迫選擇不完整的訓練套餐，殊值得警惕與檢討。

### 責任與體現

景觀專業的光譜相對廣泛，涵蓋自然科學與人文科學，更需藉由藝術美學手法與創意來綜整體現。其專業責任即是人對土地應有之倫理，而此自然涵蓋了課程中各門知識應用的正確性與合



桃園鄉村風貌願景圖



桃園埤塘





競圖

理性，即便沒有「環境影響評估」的制度，它都應是內化之認知與責任。

惟分科教育易切斷了系統教育間之互動關係，如何有Core Course + Core Studio之綜整，且由小班制、師徒制之多師共同交流對話是現行體制之困境。在大學裡當教師之升等凌駕「教學」本質時，教師間共同

合作分享分擔尤屬難能可貴。Ian McHarg之Ecological Planning Studio係以必修12學分整合多元教師走入田野與人對話交流方式進行，學生課程負擔大、壓力大，而教師負擔與投入亦大。惟莫立了25年之制度也培養了今日生態規劃設計在景觀界、實務界的跨國菁英。這種教育「理想」是務實的，卻是需長時間驗證與體現。如何轉化與台灣制度接軌仍有待教育者共識之建立與熱忱之恆溫。

而景觀「作品」之體現除了傳統的表現法外，2D、3D乃至今日數位化訊息科技之發展，「體現」不再只是「意象圖」的表達，而更要求設計者有能力將複雜的生態元素之關係變化，透過科技(如GIS、RS、GPS)等，甚而(VR與AR)得以串連時空。這些不斷創新的訊息科技，以及回應環境變遷，專業者必須不斷擴充調適之知識技術，此刻正如海嘯

## 06 Planning Process

- STEP 6**  
Use the area left over for Eco-tourism
- STEP 5**  
Resolving the issue of wastewater
- STEP 4**  
Respect the current planting pattern
- STEP 3**  
Leave room for water at flooding area
- STEP 2**  
Identify and conserve the critical habitat
- STEP 1**  
Identify the existing facilities and culture and conserve the critical habitat

62

The project faces complicated hydrological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l systems. The master plan is the result of a sequence of physical surveys, suitability analyses, and planning processes.

STEP 6



STEP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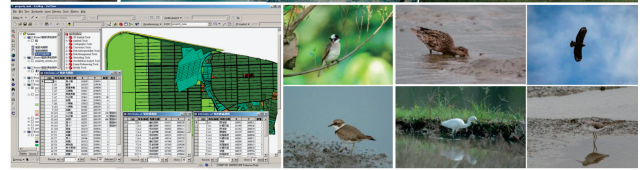
STEP 4



STEP 3



STEP 2



STEP 1







般湧來，教育者若未能與時俱進，則學生出校門後亦將面對跟不上業界需求之落差。

為此，課程之修訂與教育者之自我提升均必須是滾動式發展，而跨域整合延攬具多元背景或hybird之教育專業者會比purebred之教育專業者更為迫切；而此則需突破傳統學派門戶之見，帶領學生有新視野才有跨域整合的能量與競爭力

## 挑戰與願景

「景觀」的尺度自景觀生態學角度觀之，則有宏觀、中觀、微觀等不同尺度，自屬性觀之，又可區分為自然(荒野)、鄉村、都市以及各屬性間之不同界面，在實務上又涵蓋了Landscape Research、Landscape Planning、Landscape Design、Landscape Construction、Landscape Management(含Maintenance)以及新起之Landscape Communication。就法令制度面，亦可涉及國土規劃、區域計畫、流域規劃、都市計畫、都市設計、都市再生、社區營造、文化景觀保育…等不同部門之合作與實務執業。

為此，面對之挑戰仍有待學校教育與專業界之合作，並給予學生宏觀之Whole Picture。當然所有教師群、課程地圖、設備技術未必全都能配



套，則每個學校必須再更精準地「自我定位」，調配出預定培育之發展特色與Niche。而今教育部之評鑑制度並無法真正滿足此框架與理念，專業界的評鑑以及各校之自我評鑑才能有自我提昇之趨動力，也才能為國家未來之景觀界專業培養出具宏觀思惟又具市場競爭力之專業人才。

誠如Ian McHarg所言，在他貢獻了四十多年之專業執業與教育漫長的歷程後，他的結論是「Healing the Earth is the State of Art」這是他專業生涯之結語，卻也很前瞻地道盡了景觀教育與專業界今日必須面對之挑戰與願景。[圖](#)